

萬有文庫

第一集簡編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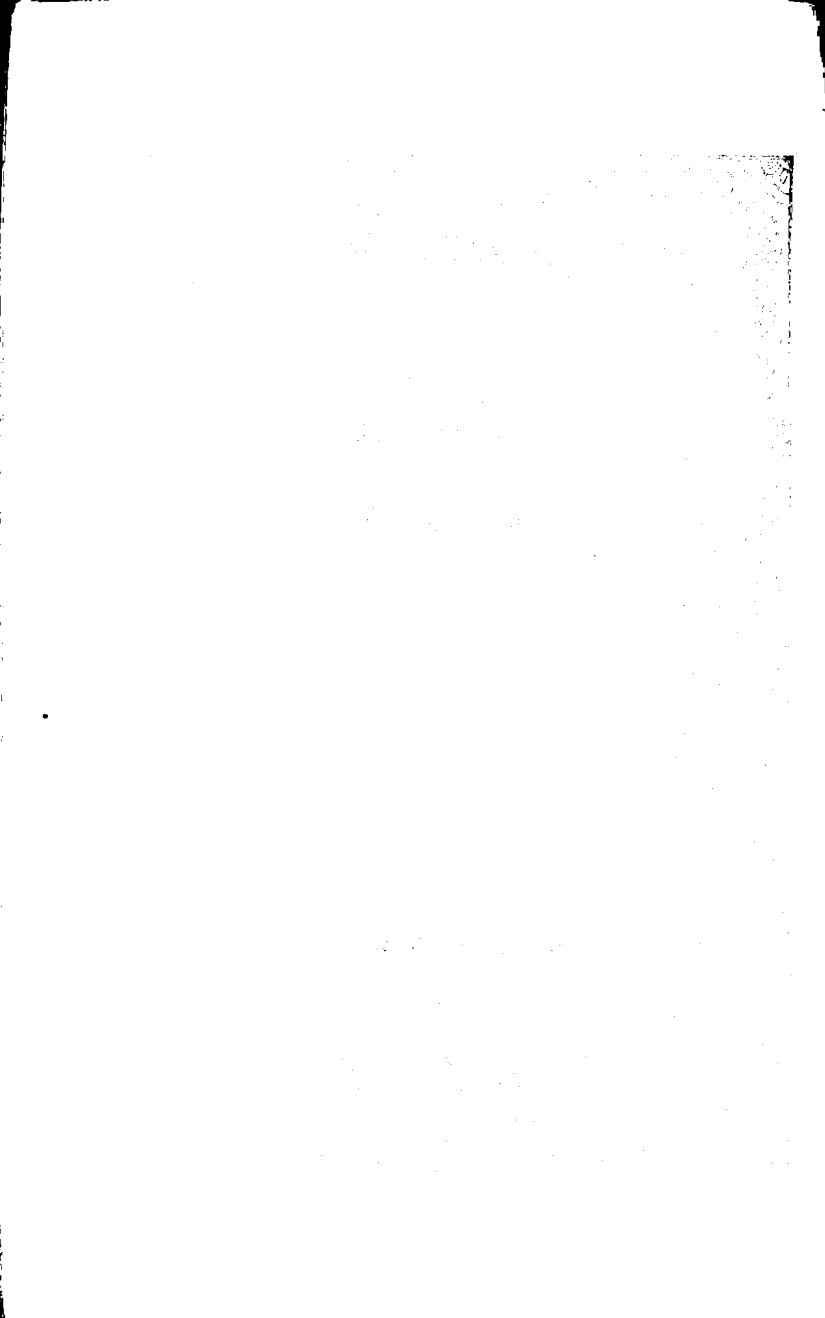
南雷文定

前集後集三集

(上)

黃宗羲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引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卽道也。孟子旣沒。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閒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尙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兔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瞻。而無其精深。甯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性道。

之文章矣。甯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卽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生之文者。甯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序

文也者。所以載夫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孫氏有三不朽之說。以爲太上不可企。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乎。於是德業文章。判然爲二。操觚之家。矜才銜能。究其人品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績日新。菁華日竭。風雲月露。一往澆漓。修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志之爲也。梨洲黃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生英敏夙成。爲忠端公主器。成童之歲。卽能尋父仇於朝。而以孝子之名動天聽。厥後從學戴山。爲其高第弟子。於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况生當易代。變故疊更。其所以鍛鍊於兵革。震撼於風濤。搶呼迫促。於淪亡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歲。而卒能蠶食自堅。辭榮高蹈。爲古今完人。又何有於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爲足增重哉。雖然。古今任道之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今觀先生之文。有褒譏予奪。微顯闡幽者。一聖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旁薄之氣也。有研析精微。發揮宏鉅者。一窮理盡性彰教。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深。包舉萬有。海涵地負。睥睨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顰悅者。所得而埒也。所謂載夫道者。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學淵邃。前朝掌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洵非其人莫與歸。乃不爲金馬石渠。而甯爲名山石室。於是盡汰其等身之著。而約存若干首。彙爲一編。名曰文定。噫。先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既往。而示來茲乎。治荆不材。雖以銅墨羈絆。未得往廁門牆。然讀其書。見其

南雷文定序

二

人不勝私淑之慕。乃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因記數言於此。康熙戊辰一陽月。武密後學靳治荆拜纂。

凡例四則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脫稿。未經持擇。今毫又及之。東岱不奢。鉤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鉤除。差易爲功力。竊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舊本。閒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畏後生之意。則同也。

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肇其端。相沿以至荆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也。此後施之字句之間。如孫文融之史漢。波決瀾倒矣。林膚齋曰。從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今人不自信。而以此質於人。誤矣。故余不自揣。亦手爲點定。不以煩於吾友也。餘姚黃宗義識。

南雷文定前集目錄

卷一

明文案序上

明文案序下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後輩碧軒詩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庚戌集自序

縮齋文集序

丹山圖咏序

學禮質疑序

萬履安先生詩序

張心友詩序

謝皋羽年譜避錄注序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留別海昌同學序

壽李杲堂五十序

卷二……………一九

天一閣藏書記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萬里尋兄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過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卷三……………二九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答劉伯宗朱子壺說問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歷

卷四

答萬充宗質疑書

答萬充宗鄉射侯制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復無錫秦燈巖書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卷五

瑞巖萬公神道碑

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吏部尙書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左副都御史忠介施公神道碑銘

巡撫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巡撫右副都御史元若高公墓誌銘

卷六.....八七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劉瑞常先生墓誌銘

次公董公墓誌銘

卷七.....一〇五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王仲撝墓表

談孺木墓表

張元帖先生墓誌銘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卷八

萬充宗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王征南墓誌銘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唐烈婦墓誌銘

王孝女碑

卷九……………一三九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移史館先妣太夫人事略

卷十……………一五一

周雲淵先生傳

張景岳傳

明司馬張若張公傳

黃醒泉府君傳

蔣氏三世傳

張南垣傳

柳敬亭傳

李因傳

卷十一……………一六七

書神宗皇后事

四明山九題考

讀葬書問對

化安寺緣起

辯野史

祭萬悔菴文

避地賦

雁來紅賦

海市賦

南雷文定前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明文案序上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卽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嘒嘒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槃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礙，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柳，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尙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駁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閒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尙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鑒、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鑒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

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摭撫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閒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閒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卽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昇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彪然無物。卽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閒。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歷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荆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閒。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固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救弊爲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

丞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祝古修辭甯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興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途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弔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鄧人君房緯真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真自歉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汎濫中尙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亡矣君房瓣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卽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痾語流注嘗見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